

岁月凝香

# 春日

■韩芳  
春天其实早已经来了。  
道路两边的桃花早已经开成了霞。一片片、一行行，满树红装，满目灿阳。远远望去，那是撑开的古典绣花伞；近处细看，那是花团锦簇，繁茂成团。粉色的和更深的红色，把颍川大地生生变成了花的世界。特别摩登的感觉扑面而来，这春天，就夹杂在盛开的花朵中。  
花坛边的地上到处是落花。哪怕是落花，也是春天的风情。化作春泥更护花是一道风景。举目望去不见凄凉，心头涌上的，是丝丝缕缕生长出来的希望，是冬日过去悄悄来临的那一许温暖。春天，以别样的面目来临了。  
春天是有颜色的。桃花红、梨花白、菜花黄。桃花是极艳丽的，所以才有了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美好愿望。桃花又是平凡的，静静地立在街头小巷，枝头上绽放出朵朵花朵，成了人们春日里拍摄的对象。镜头下的桃花真的像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女子，纤纤脉络，夹杂一两片绿叶。这才是春天。  
桃花又红了，人在花丛中，依旧笑着春风。还有粉色的樱花，斜斜地站成两行，仿佛是不经意流露风情的女子。最难忘的应该是学校前面的那条路，走来走去的人仿佛就在樱花之中徜徉。这风景，是小城春日里的一幅水墨画，大片的天空，就是留白。  
满目的桃红，是小城主干道的风景。偏

僻的小路上，匆匆绿色布于两边，或许有一株两株梨花开放，孩子惊呼：“妈妈，好纯洁的白色！”是啊，刚经历过雪的洗礼，又渲染过桃的夺目，一丛丛梨花就成了人们心头难忘的白月光。白色的花瓣、黄色的花蕊以奇妙的姿势挤在一起，繁茂却不拥挤。这颜色，为春天增添了别样的色彩。真是一树梨花一溪月，不知今春属何人？  
除了粉色、白色，还有一眼望不到边的黄色。婺源油菜花是最有名的。方方正正的梯田，是菜花；绿水环绕的村庄，是菜花。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，墨白陪衬着漫天遍野的嫩黄。所有的人都仿佛是这里的过客，而不是归人。“清风吹拂金波涌，飘逸醉人浓郁香。”婺源的美是有目共睹的。小城的菜花，却有着自己的特点。大街小巷偶有街头人家屋前的一片土地上勃勃生机的菜花挺立，那片黄，在挤满着车辆和楼层之间分外别致。一样是油菜花，当然会有蝴蝶飞舞其间，这在春日里也算是一处风景。  
春天是有声音的，莺儿啼、燕儿舞、蝶儿忙。春天的声音应该由点点春雨作为引子。在淅淅沥沥的声音里，春天就登上了四季转换的舞台。窗外鸟儿也不甘示弱，“叽叽喳喳”地叫着，仿佛一群归来的游人，在倾诉着别离之苦。  
春天最美的是读书的声音。一句句诗行，在呢喃中绽放诗歌的清香；一段段美文，在琅琅的读书声中有了自己的生命。

《论语》越读越明理；《孟子》越读越睿智；《诗经》读出来，口齿之间都是生命的味道。蓬勃的生命里，你来我往的人情间，都在一声声读书声中。这真是春天最美的声音！  
春天是有味道的。轻轻嗅来，有青草的气息、花朵的甜蜜，有椿树上椿叶独特的味道，有野外麦地里荠荠菜的苦涩，还有白色槐花的香味，这是春天独有的食材。这些食材使春天更像春天了。一杯玫瑰花茶，加了甘甜的蜂蜜，滋润冬日遗留过来的寒冷。一两个鸡蛋打碎搅拌，就有一盘槐花炒鸡蛋，牵着人的味觉前行。还有焯过水的荠荠菜，剁碎了包饺子、摊煎饼，让人垂涎三尺。椿叶腌一腌拿来做成咸菜，一两张烙馍饼子不在话下；或者把椿叶和鸡蛋炒在一起，也使人非常解馋。嫩嫩的春笋炒了肉，胃在春天霎时间也生动活泼起来。  
春天最舒服的是春风。一阵阵风吹过，没有了冬日的刺骨，像母亲温暖的手抚摸着。吹面不寒杨柳风。只要不冷，春天就可以随意闲逛。一路的缤纷落到肩头，一路的清香弥漫在空气里。谁家的炊烟升起，空气里到处是粥的味道。一日三餐，春天悄悄地来，慢慢地陪着人走。  
春日，有说不出的味道。仅一个“春”字，就表达出太多意味。春天太美了，所有的感官都伸开，也享不尽春的美好。人在，春就常在。用心生活，每一刻都是春天。

# 春景

■雨茜  
春，《说文解字》认为“春，推也”，有“春阳抚照，万物滋荣”之意。推，是吹面不寒的杨柳风推的吗？推得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，推得“春水碧于天，画船听雨眠”，推得芳草碧连天，推得山河大地皆绿……一个“推”字，似春风漫推画卷，徐徐舒展间有了春阳煦暖，有了万物滋荣，有了万紫千红，有了一碧万顷，有了青山连綿，有了绿水逶迤，有了人们开心的笑脸……  
春天，破土而出的春草如诗，是意味深长的哲理诗：遥看有淡绿映眼，近看却萧索如常。仿佛仍冬眠未醒，乍看之下不由得让人意兴阑珊，只以为要等到春草青绿仍时日漫长。但也仅数日而已，不经意间再看时，竟然青色郁郁直逼入眼，草儿在春风里万头攒动，满是骄傲和自豪，仿佛在说：你猜到了开头，却没猜到结尾。  
春天，穿花拂柳的春鸟如诗，是随缘自适的达观诗。当人们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或“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”时，鸟儿们虽不知下一餐在何处觅食，却仍在青枝绿

叶或姹紫嫣红中自在啼鸣，或呼朋引伴地翔于空中，或自得其乐地栖于枝头；也不管叫声是“啾啾啾啾”还是“间关莺语花底滑”，更不是为了让山更幽或林更静，只是径自怡然啾啾。  
春天，争芳斗艳的春花如诗，是既可低吟浅唱又可纵情高歌的抒情诗。花信风一番番吹过，花儿一波波盛开，不管桃之娇媚、李之素洁、杏之艳丽、梅之出尘、鸢尾之端庄、丁香之招摇、郁金香之纷繁……各花人各眼，总有一种花令你怦然心动，不觉便相看两不厌：或在花下流连徘徊，静享这良辰美景；或举杯邀月，于花间酌酒，终至酩酊然欲醉，不知因花开正好抑或月色皎然……而春花之种种，仿佛总能动人心弦。张恨水说：“梨花宜在新月下看，桃花宜在夕阳边看，杏花宜在细雨中看……”是的，梨花清白与新月清晖交相辉映，望之令人心神俱清，一时不知天上人间，直欲乘风归去。但思花枝将更满、新月将更圆，而仰首俯首间将俱是美景，又暂收心于万丈红尘中驻足以待。夕阳如火，一径烧了晚霞，燃红人间。

桃花灼灼，而落霞满树令花色愈浓，让桃花愈加艳光四射，一时令人神思恍惚：不知晚霞着树为花，抑或桃花飞天作霞。杏花单瓣白色，蒙蒙细雨中愈显楚楚可怜。花开不易，如此弱不胜力的单薄花瓣怎经不起狂风骤雨，只宜有微风怜香惜玉。杏花细雨，让人忽有所触，念上苍其实有时亦仁也，而着雨之杏花也仿佛愈显清姿丽态……  
春天，奔涌向前的春水如诗，是壮怀激烈的豪放诗。春林初生时春水也初盛，挟冰带雪地潺潺奔流。渐渐地，冰雪化水而春水日盛，从初时如窃窃私语到后来如嘈嘈疾雨，所经之地，草绿了，花开了，木叶日益葳蕤。一场场春雨后，流泉飞瀑更慷慨激昂，从悬崖峭壁一跃而下，水声轰鸣如万马奔腾，而其下更有深潭，肃穆地迎接那不顧一切奔赴而来的水流。  
美丽春天，处处诗意盎然，有时让人低回，有时让人急切。而春色三分，终究会二分归了尘土，一分归了流水。但也不必伤春悲秋，且效“春鸟秋虫自作声”——随缘自适，珍惜当下，则时时皆良辰、处处为美景。

# 春韵

■宋离波  
一缕轻轻吟唱的和风，一捧和煦明亮的阳光，一声婉转动听的鸟语，一抹沁人心脾的花香……春天的美，俯拾皆是。每一个时刻，每一次悸动，都令人沉醉，美得让人窒息。  
“只知逐胜忽忘寒，小立春风夕照间。”立春时节，冰雪消融，溪水叮咚，春的种子在心底萌芽，一片片青绿早已抵消了丝丝的寒意。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。”细雨如烟如丝、似有若无，轻轻柔柔的杨柳枝随风飘摆，是早春的蠢蠢欲动。“桃花春水绿，水上鸳鸯浴。”桃花嫣红，春水碧绿，水浴鸳鸯，是阳春三月的浪漫情怀。“天桃烘日晕生脸，红杏吟风笑满腮。”采一点春

色点缀在脸上，添一抹微笑开放在心底，是仲春的妩媚多姿。“穿花蛱蝶深深见，点水蜻蜓款款飞。”恬静、美好总是惹人贪恋的，须得片刻欣赏，莫误时机。这是暮春繁华将逝时的依依不舍。  
春天的风“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”；春天的花“山花照坞复烧溪，绿树花枝尽可迷”；春天的草“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”；春天的鸟“花开红树乱莺啼，草长平湖白鹭飞”；春天的雨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；春天的人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。  
春已归来，她迈着轻盈的步伐含着羞涩缓缓走来了，露花鲜、杏枝繁，燕儿舞、蝶儿忙。看，美人枝头，袅袅风幡；嗅，拈花

嗅蕊，香满衣袖；听，窗外雨潺潺，春意盎然。  
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是杜甫的家国情怀；“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”是孟浩然的超然俊逸；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是王维的悠闲情致；“斜倚栏杆背鹦鹉，思量何事不回头”是白居易的意味深长。  
春天的美，美得含蓄，美得自然；春天的美，美得羞涩，美得真实；春天的美，美得高雅，美得洒脱。春天是活泼的、是狂热的、是恣意生长的，一切都焕发着勃勃生机，“春风如贵客，一到便繁华。”春天的美是色彩斑斓的，是如诗如画的。“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。”如果可以，我愿意把整个春天送给你。

# 春风

■特约撰稿人 吴继红  
一直觉得春天是风吹来的。  
每年一开春，风便开始“呼呼”地吹。枯树枝被吹得簌簌响，窗户也被吹得直响，柴草垛上的枯叶更不用说，被吹得像是一面小旗子。  
池塘的水面上吹起了一层又一层的褶皱，清亮亮的。土被吹得酥软酥软的，河边的芦芽便在这土里潜滋暗长。  
没有遮挡的旷野地里，风更是所向披靡，想怎么吹就怎么吹。刚刚长出来嫩芽的野苹果树、蒲公英鹅黄色的叶子、才露头的毛茸茸的小草都被吹得东倒西歪，一会儿像喝醉了酒，一会儿又像款款摆弄腰肢的舞女。  
青绿色的浮萍和水藻开始舒展叶子了。一条细细的小支流穿过水闸通向河堤南岸的池塘，池塘里长满了菱角。菱角的叶子还没有铺满水面，小蝌蚪在小小的叶子下面游来游去。  
小蝌蚪是没有妈妈的孩子。它们的妈妈去哪里了呢？是坐在长大的荷叶上夜夜唱着思念孩子的歌谣，还是顺着桥洞、沟渠游到其他池塘，或者干脆又回到小河里去了？  
云朵白纱一样，又轻又白。天瓦蓝瓦蓝的，太阳金灿灿的。  
天上有银色的大鸟飞过。眼尖的孩子看见了，认出是飞机，于是，地上迅速聚集了

一大帮孩子。他们一边大声喊着“飞机大炮，落下来我要”，一边赤脚跟着天上的飞机奔跑。  
耳边的风“呼呼”地刮着，孩子们的欢笑声、飞机的“嗡嗡”声、鸟儿零碎的叫声，都毫无顾忌地洒落在田野里。  
不知什么时候，那柔软的风忽然就变成了旋风。转着圈儿、打着旋儿，卷着土和枯草屑、裹着热乎乎的一团气流吹上半空，就那么所向披靡地穿过池塘、越过田野、翻过大路，然后不知消失在什么地方。  
村子里是不会有旋风的。旋风只会在空地、田野里、河道里。旋风起的时候，大人总叮嘱小孩子：不能站在旋风中间。看到旋风经过的时候，要迅速地站定吐口唾沫。  
风吹着吹着，芦芽长出来了，河坡绿了，野花儿开了，荆条也长出了嫩嫩的芽，枝条匍匐着，好像一条腰肢柔软的绿色小蛇。  
天气暖暖的，耳边嗡嗡嘤嘤。池塘边的黄蒿已经长到了膝盖。翅膀透明的小蜂到处忙碌着，从一朵花飞向另一朵花，从一棵草落到另一棵草上。  
野马蜂也来凑热闹。我的眼被马蜂蜇得肿成了一条缝，母亲顺手捋一把黄蒿叶子揉碎了敷上。可是，我不喜欢黄蒿的气味儿。我还在担心小蝌蚪。

村口白杨树嫩红的叶子舒展开来。树影在一点一点拉长，点点光斑在路上摇曳，卖娃娃的、卖糖枣的叫卖声像一滴墨，在这晃动着树荫里一点一点地摇晃。  
浮萍、菱角的叶子长得飞快，一眨眼就铺满了池塘。菱角开花了，水红色的花、牙白色的花，花蕊都是黄黄的。  
花喜鹊扑棱棱飞过，只在田野里留下一串铃铛一样清脆的叫声。地头，野蒜绿油油的，散发着辛辣的清香；鸡爪棵叶子刚刚舒展开，伸着懒腰；毛毛根开花了，白色的絮状花依然在风里飘摆。  
毛茸茸的小鸡仔长成了花母鸡大公鸡了，豌豆角开出了雪白的花、长出了碧绿的豆荚了。菱角也长出来了，剥开一颗放到嘴里，甜腻腻的。  
小蝌蚪在找妈妈的路上变成了青蛙。荞麦开花了。大麦熟了。世界那么明亮，又那么安静。  
在树梢，在沟头，在河畔，风依然“呼呼”地吹着，世界依然神秘而美好。  
路边，野苹果花开得正旺，田野还是空旷而静默，仿佛从未路过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  
从来没有人关心过风从哪里来、要到哪里去。风吹了八千里，没有起点，也没有归期。



国画 韩绍青 作

## 诗风词韵

### 走进春天(外二首)

■廖洁  
三月，午后  
温柔的春风跟手跟脚  
溜进我家的小院子  
细细拨弄着梅枝  
披着阳光的红梅  
顶一顶花蕾坐在枝头  
微笑着看远处的天空  
鸟雀在枝头鸣唱  
赞美着到来的春天  
嫩叶，青草，蓬勃的绿  
不断扩展着自己的疆土  
世界明亮开阔  
让一切愁云惨雾，无处隐藏

### 一场风的距离

在路边走，一阵凉风起  
一枚落叶缓缓来到我的脚边  
我们彼此止步，它静静地望着我  
头顶，很多的叶子依然站在枝头  
欢快地和路过的风，打着招呼  
我怔了下，轻轻抬脚，黯然离去  
久困于心的、有关生死的深奥哲理  
瞬间消解  
原来人的一辈子，如落叶  
从降生，到消亡  
不过隔着一场风的距离

### 一段静谧的时光

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  
天上云朵的白、海水的蓝  
芥芥涌进我凝视的眼里  
恍若置身大自然的怀中  
一阵鸟语，花瓣雨般落入耳畔  
平仄的音韵，仿佛从古老的唐诗里飞出  
轻轻地鼓荡着空气  
放眼去寻，一麻雀站在阳光的枝头  
一边眼波顾盼，一边婉转抒情  
那灵动的模样  
让记忆中的乡村场景重现  
在这个寻常的下午  
阳光，鸟鸣，陪我度过了一段  
春日里的静谧时光  
这无用之美  
足以安放我疲惫的灵魂

### 约会春天

■陈向锋  
春风送走了冰封的日子  
明媚的春光催绿了翠柳  
嫩芽晶莹剔透，和风、润雨如酥  
沉寂在大地的野草春心萌动  
一声声春雷呼唤着睡眠中的精灵们  
醒来吧！起来了  
穿上花裙子、戴上花头饰  
一起去奔赴春天的约会

迎春花吹起了小喇叭  
百灵鸟鸣唱着歌谣  
迎接多情的春姑娘  
我已等了一年的时间  
迫切地要去拥抱你  
嗅着你清新的香气  
在这个浪漫的季节，在这个美丽的春天  
梅花已为你铺好了红地毯  
红杏已为你做好了嫁衣  
只等桃花笑了、樱花开了，一起赴约去  
相约在这百花盛开的春天里

## 心灵漫笔

### 水仙花开

■李人庆  
水仙花开的时节，我看着阳台墙角处那个墨绿色的花盆里空空如也，心里不免有些失落，也勾起了难忘的回忆。  
那个花盆是椭圆形的，釉面光洁，中间宽敞的部分呈花瓣型，底部是不漏水的，像是专门为水养植物而设计制作。  
两年前的冬日，在繁华的琴台街闲逛，见路边有一花店门前堆放着一堆形似洋葱又像大蒜的东西，一问之下才知道那是水仙花的鳞茎，把它放进水里就会发芽、开花。  
我不免有些惊讶。看着眼前这些貌不惊人的茎块，我真的不敢把它和我心目中那鲜艳艳怒放的凌波仙子连在一起。有一点儿好奇，但更多的是对水仙花的喜爱，我试着买了几棵，也买下了那个墨绿色的花盆。  
小城宽阔的沙河里有洁净的沙子，也有大小不一的各色鹅卵石，我挑选几个带回家，先在盆地铺上一层细沙，然后将水仙花的鳞茎放进去，再一颗颗地将鹅卵石码放好，最后浇上清水，把它放在了窗台上。  
之后数日，隔几天我会给它添加一些清水，始终保持鳞茎的大半部淹没在水里。时光悠然，一天过去了，先是玉白色的鳞茎中间拱出了几个嫩黄的芽苞，继而悄然伸出青翠欲滴的叶片来，再接着就是几支箭条一天一天地长高，安卧于清波之中，像一群披着绿纱的少女，亭亭玉立，楚楚动人。  
临近春节的时候，花枝上开始有了青涩的花蕾。有一天早上醒来，我感觉有淡淡的香气弥散，充盈了整个房间。抬眼望去，窗台上的水仙花开了！雪白色的花瓣、金黄色的花蕊从两条碧绿的叶片间脱颖而出，花朵秀丽，花姿典雅，花香清郁，让人爱怜。不由得就想起了黄庭坚的“得水能仙天与奇，寒香寂寞动冰肌。仙风道骨今谁有，淡扫蛾眉颦一枝”。  
水仙和荷花有很多相似之处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同样为水生植物。相对于荷花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”，水仙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它那种不求索取、不畏严寒的品性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，更能予人以力量。闲暇时，我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一朵朵盛开的花。那盛开的花朵宛若一张张天真的笑脸，给单调的季节带来了勃勃生机。  
喧嚣的春天来了，水仙花却凋谢了，青绿的枝条也开始枯萎了。那个花盆一直闲置，但水仙花一直开在我心里。

### 温暖瞬间

■特约撰稿人 张一曼  
深夜无眠，想起“朋友”二字。都说成年人的友谊难寻，知己更是一生难得。  
有感于“朋友”二字，或许是在昨天的读书会上结识了几位朋友的缘故吧。也许有人会觉得，我把初识的人定义为朋友轻率了。或许是因为太久没有让自己到人群里走走的缘故，甚至“朋友”二字也只是我的一厢情愿。但在早已难遇“怦然心动”之人的心境下，我总是很珍惜那种让我的心动了一动的人。这人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高矮不分胖瘦，他只是说了一句话，她只是挑了一下眉，甚至都不是对我，我也便觉得是了。  
是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人生本就是一条独行的路，除却家人，朋友是赶走孤单的最好帮手，不用同行，只是同在，对待生命的时候也可以热情满怀了。  
我给朋友的定义宽泛，只因深觉相遇不易。幼童时的玩伴懵懂无知、纯真无邪，在打闹相伴中，陪着彼此去窥探这个世界的秘密。后来，时间和空间把我们一个个拉开，断裂如母亲肚皮上的条条妊娠纹，毋庸置疑，那是我们的底色。少年相伴，是雀跃的，思想的逐渐成熟让你我更为大胆，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地去尝试，借着彼此的胆对世界提出挑战，觉得彼此手搭着肩就能征服一切，那是我们初具的勇气。之后，我们陆续成年，生活相对稳定下来后，我们的脚步似乎也放慢了下来。生活像是一块钢板，朋友又成了日常——不必心意相通，只需家长里短柴米油盐、有滋有味有辣有咸。当我们的日子归于平淡，当我们的生命安稳得近乎沉寂，当我们努力地修正着自己，心中藏有一份渴望的时候，我们会遇到另一类人，他们是画纸上迎着光的寥寥几笔，鲜亮跳跃。  
如此一路，朋友便是了。  
不奢求一路同行，也因为每个人都不曾止步不前。走走停停，或等等或盼盼，于是你遇见了我，我遇见了你；于是我丢下了你，你丢下了我。谁也不知道这一路走下去身边还能留下几个人，不知我是否还在你身边，不知你是否仍在我眼前。不敢苛求，一切随缘，只愿记住那些温暖瞬间。